

锐观察

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你也成了风景

从巴黎奥运会的场景传播说起

汤丹文

巴黎奥运会已然落幕，就我的个人观感而言，这届奥运会在传播方面是非常成功的。以往几届开幕式，特别是冗长的运动员入场式，在电视机前的我，几乎昏昏欲睡。而这次，我却精神抖擞，目光“沉浸”于流动的塞纳河上，又像是看一部新浪潮电影，想找寻内在涵义，甚至拿出科林·琼斯的《巴黎传》“恶补”背景知识。

那天凌晨，我在朋友圈写道：“整个城市的天空、河流、街道、建筑、地铁甚至下水道，都成为奥运开幕的表演场景……通过事先录制的短视频串联，即时场景得到了连贯强化。”

不仅塞纳河上的表演，如流动播放的文化视觉“盛宴”；历史与时尚文化的植入，法兰西民族也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；击剑、沙排等项目分别在大皇宫和埃菲尔铁塔下举行，历史与当代因此交相辉映……可以说，通过场景的再现、重构与再造，巴黎奥运会的传播力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更暗合了当下时代的传播法则。奥运会从单纯的体育场中举行，变为置身于城市的巨大场景之中，个人认为，已成这届奥运会留下的最大文化遗产。

所谓场景，最早出自戏剧和电影的术语，指的是场面或情景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它包括可见之景、可感之境以及可立之地。有学者认为，场景传播已成为继内容、形式、社交之后媒体的另一种核心要素。

在传播中，场景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重要？场景传播，其实得益于网络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。比如，当几乎人人拥有手机的时代来临之时，我们一下子解决了最基本的、一开始分开的两种功能的整合，那就是：说话和走路。

前段时间最火的自媒体场景传播，来自一位外国旅游博主。他和妹妹登上长城时用中文说的一段话，火遍全网：

A：妹妹来长城，长城美不美？
B：美。
A：长城 city 不 city？
B：不 city 啊。

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短视频，在长城行走的场景中，传播了中国的大好河山和深厚的历史文化。由于中国过境免签政策的扩大实施，“city 不 city”这个短视频让外国游客纷至沓来，也吸引国外的年轻人争相模仿。他们穿行于中国的城市街头、名山大川，拍摄转发的短视频，起到了一般性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所不能达到的效果。

其实，在宁波，这几年引起广泛关注的文旅活动和事件，都与场景传播有关。北仑区依托梅山湾、红桥等场景，连续三年举行“观涌”海上音乐会，让乐迷获得了不一样的户外音乐“在地感”。今年5月，天一阁·月湖景区成功再现了宋代“宰相嫁女”的场景，成为近几年唯一穿行在宁波主城区的古装婚庆巡游。短短几天，自媒体传播量就超过30万。而今年6月举行的“第十届阿拉非非遗”系列活动的开幕式上，iPN 渔轮厂漫天花璀璨：在工业遗产改建而成的时尚潮流创意之地，梅山舞狮、潮涌船鼓、水火龙舞、高跷醉舞、响器木偶等传统非遗项目一一登台亮相。据统计，在官媒、自媒体传播的双重发酵下，流量爆棚：4天总曝光量破1亿，连续4天荣登微博、抖音、小红书同城榜第一名……

在场景传播中，活动参与者获得了沉浸式的体验，更有共情的绵延，场景的背后正是共同的记忆。去年腊月廿九夜，月湖南区天空上演“龙凤飞舞”，引得大批市民围观，人山人海。万人空巷的背后是佳节临近，人们借辰龙腾空，彩凤起舞，在仰望夜空的仪式感中，祝福来年更加美好。同样，去年年底开市的“城隍夜市”之所以持续火爆，也是因为它满足了宁波府城隍在人们心中祈福的想象，同时，以沉浸式“古风”的赶集场景，让人们重回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烟火气十足的城隍庙。至少我去逛“城隍夜市”，首先想到的是，还有没有“油炸鹌鹑”这道小时候渴望的美食？

所以，场景的背后其实是故事，是人们共同的情感与记忆。在场景传播中，参与者既是场景中的人，更是场景的传播者。如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宏所说，新媒体下的场景可以说无所不在，场景变成了人人可以携带、可以传播、可以转发的故事。场景引发了传播的链式裂变，其影响力自然巨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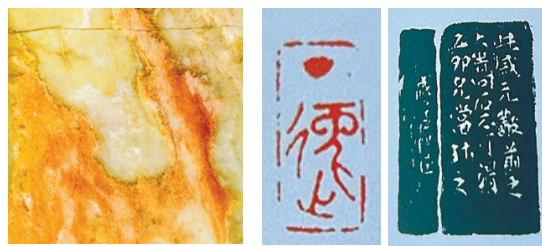
再回到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：当我在电视机前观看运动员们乘着游船行进在塞纳河上，而船上欢呼雀跃的他们，大都拿着手机拍摄岸上的盛况，此时，他们是这幕大型奥运情景剧中的角色，也是观者，抑或传播者？应该三者兼而有之。这让我想起了卞之琳的一首诗：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

有时，场景传播确实是一个梦，因为它有着不确定性。巴黎奥运会在塞纳河上最梦幻且不可复制的场景，我个人认为是歌手在小船上演唱约翰·列侬的名曲《Imagine》：雨水在画面上不经意出现的光影水影与钢琴上烈焰的交织，而小船随镜头运动似乎在不停地旋转。歌手就是在这样水与火洗礼的场景中，演唱并“想象”一个没有战争、没有国界的理想世界——这难道不是我们当下这个动荡世界最深刻却动人的隐喻？



大嵩石缘

老青



大嵩石色相。(徐高 摄)

1948年，卢石臣以大嵩石刻“丁逸”印。(作者供图)

A

大嵩石，或写作大松石，出鄞州球山，明万历年间始有记载。宁波本地最早记录球山产玉石的文字，在清康熙《鄞县志·形胜考》：“海之际其东南则鄞之瞻崎、壶头、蔡家墩……而鄞之所辖仅二十里内，距县东九十里，而遥在十一都海浦中，有洋求山，产美石。”此时此山尚处海中。

同时期的《宁波府志》同样出现了球山，只是用作记录设置于沿海的六座瞭望墩台：“赵家基台、球琳山台、横山台、黄牛岭台、足头山台、长岭山台”，前四台分布在咸祥至瞻崎的海滨，后二台属奉化。球山别称球琳山名后来仍有应用，洋求山则此处所仅见。

清代鄞县行政区划十一都，包括现在的咸祥、球山一带范围，乡人俗称球山之地为“墩里”，为“下盐场”。民国诗人胡彤父《盐场竹枝词》中有“竹山岭”一首这样写道：“为滩划界复分疆，一道拦腰路未长。岭外人家人多少，总名应唤下盐场。”竹山岭，横立于咸祥与球山之间，与球山对峙，两山高度相仿，民国《鄞县通志》载球山高61.8米，竹山岭高62.3米。

把大嵩写成大松，滥觞于明代嘉兴人项鼎铨，他在所撰《呼桓日记》中云：“四明山大松出灯光石。”后来人所共知的“羊求休”的传说也源自他的文中，可惜项鼎铨的资料极少，这个传说他从何处得来更不能知。

历来描写大嵩石的诗文较多，直接写球山的诗仅二首：民国国学大师杨霁园和胡彤父各有咏《毳秀山》绝句。杨霁园的诗如是说：“旷野孤悬最耐闲，童然多见石头顽。春寒旁近无人屋，晓气如烟匝半山。”胡彤父的诗这样写：“董声何事仅图章，特立中郊暮霭苍。定有环奇蕴岩窟，起为宝玺待明王。”当时的球山保存尚完整，周边空旷，山体在晨雾或暮霭中独立，自呈一种苍茫。杨诗侧重于写实，山少植被多顽石；胡诗着眼于

B

地方学者析巨的《大嵩石考略》，提及宁波一地印学昌盛，人才辈出，大嵩石起到了潜在的作用。有清一代的本地印人万斯备等七十余人，民国期间（截止至1944年）有赵叔儒、马衡等五十余人，其中有我所知的朱凝霞、朱复戡、沙孟海、高式熊、丁乙卯、卢石臣、周节之等。

西泠印社社员卢石臣家在球山邻近的瞻岐合岙村，12岁求学杨霁园门下。书法家郑学溥曾以诗祝卢石臣七十寿辰，回忆他们少年同窗时“白石磨灯刻”。卢石臣在《满江红》一词称：“儿时，寻石到球山，初功课。”

卢石臣二十岁出头寓居上海，总是趁返乡时去球山寻觅大嵩石。还在他年轻时，有一次在废墟中发现一块上好的大嵩石，经与废墟主人交流，获赠此石。经过悉心打磨，石头晶莹净发出幽光，卢石臣认为这是威继光“羊求休”之前的老坑石，不可多得，连分割后的边角料都舍不得丢弃。同学朱觉家

C

专门的大嵩石条目出现在清乾隆《鄞县志》中：“大嵩石者，色嫩白，中夹红筋，可镌印章，大嵩一作大松。”又录了全祖望、项鼎铨、朱彝尊的大嵩石相关诗。

球山的“球”，本义是玉。球山历来的别称有十数种，如羊求休山、球琳山、羊祭小山、毳秀山等。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，咸祥乡绅创建“球山书院”，这是球山作为地名在书面上的首次出现。1826年，乡人在咸祥中塘又创办一家书院，命名为“球琳书院”。可见球山虽小，在咸祥人心目中却有不可低估的位置。

同治年间执掌球山书院的卢友炬，为祝同事朱秉舟五十生辰写祝寿诗，诗中有云：“杖藜共觅名山璞（同君球山寻玉），放棹同登大雅堂（渡嵩江访XX）。”（自注中二字看不清，见民国《朱氏池头重修支谱》）同事析祖舜也祝寿朱秉

舟：“何当移榻就君边，琢磨重借球山石。”这几位书院教师兴趣相投，相约到近旁的球山寻玉石，以用作篆刻。从这里，大概可以说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当地人眼里的大嵩石，只是用来私人间的雅玩。沙孟海《沙邨印话》提到大嵩石，他回忆孩童时“尤见大嵩，盐场诸村人家多藏此石”，也就捡来存放于家而已。

长期以来大嵩石无法大放异彩，形不成商业效应，主要与它产量少相关，质量又参差不齐，文采流丽的珍品可遇不可求。大嵩石罕能见卖出好价，无怪乎球山一度成为开石场。如今大嵩石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知，当地相关部门对大嵩石矿的保护措施空前加强，大嵩石藏品的交易也风生水起，去年又欣闻“中国大松石博物馆”在咸祥落成，唯今日的球山，只剩下一个土丘。

中有大松魁其类，洒墨飞云蓝紫隔。
点点猩红舞彩虹，片片羊脂胜月白。
色润光润比昆岗，理密质细自超赛。
东海浩气凝精华，福泉山水钟灵魂。



龙凤飞舞。(天一阁·月湖景区提供)



iPN 渔轮厂铁花璀璨。(爱珂文旅提供)



“城隍夜市”。(汤丹文 摄)



“城隍夜市”。(汤丹文 摄)